


HISTOIRE DU CORPS: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身体的历史

卷一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乔治·维加埃罗 (Georges Vigarello) ◎主编 张竝 赵济鸿◎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阿兰·科尔班 (Alain Corbin)

让-雅克·库尔第纳 (Jean-Jacques Courtine)

乔治·维加埃罗 (Georges Vigarello)


卷一

身体的历史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HISTOIRE DU CORPS: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本卷主编◎乔治·维加埃罗 (Georges Vigarello) 译者◎张 竝 赵济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的历史(卷一)/(法)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主编;张竝,赵济鸿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617-9647-4

I. ①身… II. ①乔… ②张… ③赵… III. ①身体—研究 IV. ①Q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9433 号



HISTOIRE DU CORPS

(a three volume-seri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lain Corbin, Jean-Jacques Courtine and Georges Vigarello)

Tome 1.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Georges Vigarello)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2005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SEUIL through Madam CHEN Fe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6-821 号

身体的历史(卷一)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主 编 (法)乔治·维加埃罗

译 者 张 竝 赵济鸿

责任编辑 高建红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插 页 4

印 张 30.25

字 数 53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647-4/K·365

定 价 1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关于身体“造反有理”的历史(代序)

倪为国

1

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大卷《身体的历史》是法国人为我们讲述身体的那些事儿。

这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身體史书，作者均为法国史学界各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他们各有专攻又协同作战，打造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身体史的巨著。

全书围绕着人们所关注的“身体的问题意识”，把身体史铺陈为一个一个问题，由一篇篇精湛史论统摄应答，独立成章。时间序列不是本书历史叙述的主线，作者依托现代学术的分类，用打井的方式，每一个专家在自己的领域打一口深井，深入挖掘身体史的“墙脚”，细微描述身体史的“细节”。这些专家学者自觉地秉承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原则，不仅仅详细地占有史料，也注意图像、考古、口述、统计等资料的运用，彰显了法国年鉴学派跨学科研究的综合能力。

全书的思考主线可以这样概括：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卷一)，叙述“身体”问题意识的苏醒，身体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视野；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卷二)，描述了“身体”问题意识的觉醒，身体进入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视域；二十世纪：目光的转变(卷三)，揭示了“身体”问题意识的自觉，身体自觉地与现代技术联姻，使身体问题步入了日常生活场景。作为一部专题史，作者举重若轻，详略得当，论述精到，文笔轻松，且图文并茂。真可谓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又一篇经典文本。

不过，法国年鉴派史学的缺陷也在本书中得到了印证：即轻视政治因素在身体史研究中的主导作用，过分追求叙述方法的标新，甚至对史料甄别屈从于方法。整体叙述过程关注史实细节，导致身体的历史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当然，这是法国史家津津乐道之处。自然，读者也会津津有味。

有人放言当今世界史学界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法国年鉴派史学当负其责。

此话我不敢妄评。但中国史学界的历史虚无主义之风也同样盛况空前，此风是从法国吹来的，还是美国吹来的？

当不属我可非议的。

2

身体，我们每个人朝夕相处，但几乎是“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不讲人的故事而要讲身体的故事呢？

不错，身体是人的身体。打个蹩脚的比喻：人与身体的关系犹如一枚硬币，币值代表人的精神的话，硬币就是身体。在西语中常言：身体与灵魂（精神）；在汉语中常道：身与心。虽说今天谈论精神有点奢侈，但议论身体又颇为尴尬。

一部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身体的“造反”历史，确切地说，或从根子上说，就是身体造“精神”反的历史。此话怎说？

从西语思想史看，可以作这样的概述：在希腊和希伯莱的文明中，身体和精神，或身与心，充满着冲突和紧张的张力，处于一种二元对立。晚近以来，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终结了身体与精神的约会，用精神“革”了身体的命！在理性和“我思”至上的笛卡尔那里：身体和精神被两分了。身体代表着感性、偶在性；精神意指着理性、确切性。身体因无关紧要被悬置起来，被锁进了理性的抽屉里。从此，身体开始了造反的历史。直到马克思·韦伯和福柯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是怎样居心叵测地利用身体的造反，而身体又是如何变成既自主又驯服的生产工具时，“身体”才作为一个问题被放上理性桌面。

从汉语思想史看，身与心的关系不紧张，不对立。修身则可养心。中国古人眼里：身体就是世界的图解，即由身体的内在逻辑外化推导世界的图式模样（《易传》就是这样经典的文本）。身与心的关系不是理性与感性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所以，身体造反缘起有两种：禁与纵。西方人因禁而身体造反，中国人则因纵而身体造反。中国人对于“身体造反”的“规训”，不是源于知识理性，而是来自伦理纲常。

据说，汉语学界有一种日趋认同的说法：西方哲学系意识哲学，中国哲学属身体哲学。这种说法听似颇有新意，但实为西方主宰下的“反射东方主义”。搞哲学这玩艺，有点像玩收藏，要眼力，古的、祖宗的，靠谱些。

3

身体造反，造谁的反，理由何在？这里有三个伟人不得不一提：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

马克思从身体的劳动入手，有一重大发现：身体是可标价的，即劳动力。没

有“身体”的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产生了财富,劳动力创造了价值。马克思颠覆了整个西方社会思想的思考进路,揭示了身体的劳动所带来的最终秘密:孕育了资本。资本是财富的变异,是劳动异化的果实。马克思也称之为:一切罪恶的秘密。马克思从人的“身体”所建构且依附的社会关系中揭示了身体的“劳动”异化,劳动的异化本质上是身体的异化。这是身体造反的根本动因。

今日所谓“身价”(或美其名曰:财富排行榜):就是对身体的明码标价,让一切止步于身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致富”成了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和意义,没有人再相信一个社会的进步、财富的累积需要时间的长度,而这与身体的有限时间无法同步,充满冲突和张力。于是身体只能选择造反,以博取身价。

尼采拨开了形而上学的迷雾,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谱系,直言:“身体是唯一的准绳。”尼采点明了所谓思想、精神、灵魂都是身体的产物。身体是第一性的,尼采用身体夺回了灵魂的领导权,造了精神的反。

当然,尼采的微言大义向来是被人误读和放大的,其恶果是他的话成了后现代大师们高扬的一面大旗:身体“造反有理”变成了身体造反总是有理了。那么,尼采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尼采洞察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在工业文明和技术至上的时代里,上帝死了,被人谋杀了,人替代了上帝,人似乎无所不能,且不断地制造出形形色色的所谓思想、所谓理论、所谓精神技术食粮,似乎人人可以追求灵魂的不朽,个个手中握有真理了,却遗忘了“身体”的原罪,忘记了“身体”是人唯一的有限性。“身体是唯一的准绳”,尼采是在说,全知全能的人比全知全能的上帝更可怕。我们相信人的所谓“精神”,不如确信人的“身体”。在尼采眼里,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精神食粮只是在邀请我们身体“受孕”而已,人的所谓精神,乃是身体受邀所孕育形成的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而已。

弗洛伊德干脆撕下了文明遮蔽身体的所有装饰,第一次将“身体”置于社会历史文明的高度,让身体摆脱了肉欲、低贱、附属的地位,进入了社会思想论域,并在社会人文学科中立足。弗洛伊德用“无意识”的理论,强摁下人的脑袋,提出了身体造反的内在动因;用“本能”理念,让人的身体的自觉让位于身体本身;用“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来表述身体的人和人的身体的区隔。弗洛伊德残酷地揭开了人类身体能量的秘密内核。弗洛伊德的很直白结论,“幸福绝不是文化的价值标准”。

用今人时髦的话总结:马克思眼里,身体是正能量,身体造反的旗号是革命;尼采则把身体视为负能量,身体造反的旗号是虚无主义;弗洛伊德则把“身体”能量视为身体造反的唯一理由。

顺便说一句。法国有个思想家叫福柯,自诩尼采思想的传人,他把身体问题推向极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人的变坏,社会对其惩戒,只有一个方法,即对这个人的“身体”进行处置:或坐牢,限制身体的自由,或杀戮,消灭身体的存在。精神是虚无的。福柯让身体问题在法国学界成为热门显学,德勒兹、拉康、

梅洛-庞蒂、阿尔多塞等法国思想家集体出动，争夺对身体问题解释话语权，其实，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解释同一个问题，显白说，身体该不该造反？为何造反？造反的理由又何在？《身体的历史》这洋洋洒洒三大卷的字里行间，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些法国思想家的影子。理解这一点，对于阅读这部《身体的历史》是颇有意味且颇为重要的。

4

当下有句深入人心的话：科技改变我们生活（其变种广告曰：移动改变我们生活）。这话既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又是一种励志的张扬。

其实，这句话的实质含义是：科技发展总是以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助长人们对欲望的想象，满足人们对欲望的宣泄为目标的。这种欲望根植于人的“身体”。

人类的每一次发明创造无不归于理性的胜利，其实，身体才是创造的真正动因。说句大白话，人类的每一次伟大创造，都是头脑依靠身体的好奇而发热所致。恰恰是这种身体的好奇，让人打开一个又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把人类自身一次又一次逼入一个又一个死胡同。人类只能选择屈服于“身体”。一部科技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身体好奇的偶在史，又是一部将错就错史。“环保”，时髦的口号，只是今日人类将错就错，屈服于科技的一个代名词而已。人们用新的技术弥补技术的灾难，这个“错”，源于身体的造反。

我想特别说一句，迄今为止，人类打开的最大的、最激动人心、也是最无法估量的“潘多拉”盒子：互联网的发明。

对人的“身体”而言，这是一场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力量革了“身体”命的大革命。因为互联网这个盒子里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惊奇不已、惊心动魄、惊恐万状。让人的“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虚拟地扩大，爽；身体的欲望可以无时无刻地袒露，很爽；“身体”欲望的边界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更爽。

于是，在互联网的“黑洞”里，培养了一批黑客。精神（知识）的价值（产权）有可能被终结了，法律作为人类最后的一个神话（阿多诺语），已无法阻挡“身体”的造反。精神、灵魂、道德在“身体”的造反中显得如此无力苍白。

这话有些骇人听闻吗？否。我想到了当今科技牛人、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自己的身体消亡前曾规劝年轻人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全部的技术换取与苏格拉底喝一次午茶的机会。”这话不是励志，被常人忽视。我以为：这是逝者的绝唱。

柏拉图在《斐多》（详见 65d—66e）中虚构了一幕苏格拉底的临终谈话，主题就是关于“精神与身体”问题，苏格拉底总结道：

……

苏格拉底说，“所以一个人必须靠理智，在运思时，不夹杂视觉，不牵扯其他任何感觉，尽可能接近那每一个事物，才能最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是不是？他必须运用纯粹的，绝对的理智去发现纯粹的，绝对的事物本质，他必须尽可能使自己从眼睛，耳朵，以至整个肉体游离出去，因为他觉得和肉体结伴会干扰他的灵魂，妨碍他取得真理和智慧，是不是？西米阿斯，这样一个人——如果确有这样一个人的话——才能达到事物的真知，是不是？”

西米阿斯说，“你说得太好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说，“这个道理启发了真正的哲人，于是他们便彼此劝告说，我们有一个快捷方式，使我们的讨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当我们还有肉体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受肉体的邪恶所污染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我们所追求的东西——真理。因为肉体需要供养，使我们忙个没完没了，要是一旦生病，更妨碍我们追求真理。肉体又使我们充满爱情、欲望、恐惧，以及种种幻想和愚妄的念头，所以他们说，这使我们完全不可能去进行思考。肉体和人体的欲望是引起战争、政争和私争的根本原因，并且一切斗争都是因为钱财，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为了肉体而去捞钱。我们成了供养肉体的奴隶。因为有这些事要做，我们也就无暇料理哲学。最糟糕的是每当我们稍有一点时间，用来研究哲学，肉体总是打断我们的研究，用一片喧嚣混乱的声音来干扰我们，使我们无法看见真理。这种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想要认清任何事物，我们就得摆脱肉体，单用灵魂去观看事物的本身。（水健馥译文）

我不知道乔布斯在天堂里是否与苏格拉底共饮午茶，但乔布斯内心明明白白，“苹果”二字就是象征着诱惑。所谓诱惑，就是让一个人无时无刻惦记着。如今在街头、地铁、餐厅……随处可见的是：一个个惦记着做同一件事的人，拨弄iPad，哪怕只有片刻。让所有咬了一口“苹果”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却用同一个标准化的动作做着同一件事。你的精神想拒绝也不行，身体不由自主地造反。真是一件又怕又爱的事情：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情人。

科学技术是让人向前看，人文学科是教人向后看。科技的种种预言，是在预售未来。这种“预售”就是在透支我们身体的欲望，侵蚀我们生存的自然，直至危及身体本身（如转基因食品的发明）。科技预售未来的恶果是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居然学会忘记过去了！没有了过去，就意味取消了未来，止于现在，就止于身体了。

所谓科技改变生活，其实是改变了苏格拉底所企盼的“过有德性的生活”。

换言之,在苏格拉底眼里,人的幸福只能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方可获得。也许这是乔布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苹果一旦被咬了一口,打开的是潘多拉的盒子。

听听伟人卢梭早在几百年前就直言不讳发出的警告:“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文艺越奔赴完美,我们的灵魂就变得越坏。”这话是什么意思?答曰:灵魂之轻何以承受身体之重。科技和文艺日趋发达的今日,科技和文艺早已成为一桩可以获奖的“买卖”,背后的支配力量是人吗?是人的思想精神吗?当然不是!是资本的力量。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这样说,人类每一次为自己创造力的嘉奖庆典举杯,酒杯里盛满的是“身体”的血。

诺贝尔如此,比尔·盖茨如此,乔布斯也不例外。

5

亚当与夏娃逃离伊甸园那一刻,预示着人类的“身体”与生俱来渴望自由。自由意味着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让身体“造反”有了依靠。

自由,残酷的字眼。无怪乎,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这话道出了政治与“身体”的原初关系。以后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在“动物”前加了两个字:自利,即自利的动物。

当抽象的自由转化为身体的自由时,那身体的“干净”与否自然变得格外重要。小则关系健康,大则关乎自由。于是,有了关系身体健康的洗头、洗手、洗澡、洗衣之术。也有了关乎身体自由的洗冤、洗心革面之说。其中最为重要当属:洗脑。

洗脑是一门大学问。古人曰:教化;现代人称之为:教育学。因为身体有其头脑,头脑通过语言传达使其成为“那个人”具体的“身体”。所以,洗脑本质上是对“身体”的规训。如果说,一个人终究无法阻挡或无力克服身体对自己的造反,那么,对身体的规训,就是克服、忍耐、阻遏、抵御、反抗身体的造反,或是寻找身体造反的正当性。造反要有理呀!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洗脑或被洗脑,或主动洗,或被动洗。网络是如今最大的洗脑场所。洗脑,是身体的一种自觉。西方人的婴儿受洗礼,中国人的“满月酒”,象征着对婴孩——最干净的身体的祈愿。成年礼是人洗脑的开始,葬礼是洗脑的终结。

对于智者来说,洗脑是一生的自觉;对于大众而言,洗脑是终身的自便。也许我们永远需要怀疑或警惕那些自诩独立思考或判断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绝大多数所谓的独立思考或判断的人,也是被洗脑洗出来的,他们挂着各种教授、学者、专家、官职乃至院士的名号,他们的思想免疫力往往挡不住身体的诱惑和造反。洗脑,就是提高精神的免疫力,但精神的免疫力和身体的免疫力不是一回

事。所以，灵魂的高尚是一回事，身体的卑鄙是另一回事。最聪明、最智慧、最卑鄙的人往往是同一人，弗朗西斯·培根就是经典一例。

自由之轻，身体之重。自由像风筝，身体永远拉扯着它，身体就是自由的限度。自由这种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场革命、一次次战争，还有一场场法律的审判中，得到了加码和放大。但再高贵的灵魂都藏匿在卑微的身体里。所以，向往真理是所有人的愿望，却永远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克服或阻挡身体的“造反”的。

法国人所书写的这部身体的历史，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对身体的“七宗罪”：傲慢(Pride)、愤怒(Wrath)、淫欲(Lust)、贪婪(Greed)、妒忌(Envy)、懒惰(Sloth)、贪食(Gluttony)的描述或状告。洗脑，可以阻遏、克制、忍耐乃至放弃身体的造反，但无法根除身体固有的这种“原罪”。

这个世界的不干净，缘于身体的躁动而不干净。这个世界的不安宁，缘于身体的造反而不太平。

顺便说一句。当今世界，洗脑洗得最出色、最干净的当属美国，几乎让所有人的身体只有一杆秤计量“身高体重”，即所谓普世价值。功劳自然归于美国的教育。倘若我们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那只能说对了一半。另一半那是美国人洗脑的功劳。当然，美国人以为：自家人已经洗脑不错，洗脑要洗到他国了，自然到处碰壁……

顺便再说一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洗脑基本上是失败的。有时放纵洗脑，有时放任被洗脑。其实，衡量一个国家安定、社会健康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在对国家、历史、民族、个体意识上的价值偏好有无共识。而这个共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洗脑“洗”出来。身体的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不是头脑在指挥身体，而是身体一直在造头脑的反。

“洗脑”，在中国成了一个贬义词，无怪乎有人疾呼：这三十多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中国的教育忘却了教化人的灵魂是教育最大的要义，学校成了仅仅贩卖知识、技术的超市。有知识、有技术而无德性的人，他们的身体一旦造反，自然是更可怕、更危险了。

6

环顾今日之世界的每个角角落落，身体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这个图景的主题就是消费，消费的实质就是身体的消费：理发、美容、护肤、减肥、健身、美食、时装、影院、足疗，乃至医院、妓院。从头到脚，从吃到拉，从绿色环保到食品安全无不关乎身体的需求或欲望。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由男性对

女性“身体”的过度消费转化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觉消费。

所谓民生,实质就是关心身体消费的能力,身体消费如何适度又带来幸福感。适度的身体消费就是对身体造反的边界控制。

身体“造反”历史的背后——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今日之世界,资本的眼睛紧紧盯住身体的消费的每个环节,从生到死,从少到老。资本的嘴像祥林嫂一般,在电视、网络、广播、报刊不停不断地鼓动身体的消费,时时刻刻,无处不在提醒和唤起我们身体的欲望。人类的“身体”成就了地球的最大的肿瘤,其繁殖力和破坏力是惊人的,这种破坏力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创造力。人类借助“身体”繁殖了自身,装点了生活,而身体的欲望又正在掏空这个世界。难怪福柯放言,这个世界“身体”造反的最终出口处有两个:监狱和医院。

身体是人有限性的尺度。身体是所有人无法跨越的高墙。这就是所谓身体的政治。

其实,让精神克服身体,让灵魂摆脱肉体,这是古往今来,圣人贤者所终身关怀的。佛教里的“念经”,基督教里的“祷告”,伊斯兰教里的“斋戒”都在做同一件事:让人有忘记“身体”的片刻而冥想,让“身体”有片刻的宁静而不再造反。

7

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身体。

作为一种“启示”:道成肉身,这是对身体的微言大义。

身体,作为世界上最精致、最完美、最脆弱的艺术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和性别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述说着不同的故事。身体,既是这个世界精彩奇迹的基因,又是这个世界苦难悲愤的动因。

如果说你有灵魂(思想),身体就是你一生突围的城墙;如果说你想自由,身体就是你一生挣扎的枷锁。当然,如果说你很美丽,身体就是你唯一的谱系……人的一生行程,身体就是唯一的脚本。

《身体的历史》付梓之际,我想起了国人一句老少皆知的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死是身体的最终作业。不错,惧怕死的欲念,使身体的造反成为一道很正当的练习题。于是,我写下这些关于身体且又是身体之外的文字,以聊补法国年鉴派史学回避或模糊的一个问题:身体的造反也许在日常生活中是非暴力的,但身体史背后毕竟是鲜活血滴的政治史。

我有些悲观,但不绝望。因为身体渴望逍遥,但灵魂或许可以拯救。

是为序。

作者简介

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 1944—2003),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 撰写过大量艺术史方面的著作, 其中有:《细节: 绘画史近观》(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92年);《矫饰的文艺复兴》(伽利玛出版社, 1997年);《达芬奇: 世界的节奏》(阿藏出版社, 1997年);《意大利的天神报喜像: 透视的历史》(阿藏出版社, 1999年);《一无所见: 描述》(德诺埃尔出版社, 2000年);《维米尔的野心》(亚当·比罗出版社, 2001年);《安塞姆·基弗》(目光出版社, 2001年)。

让-雅克·库尔第纳(Jean-Jacques COURTINE), 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 刚刚结束在美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十五年的教学生涯。他出版了许多语言学 and 话语分析的著作, 其中有《政治话语分析》(拉鲁斯出版社, 1981年), 还有一些关于身体的历史人类学著作(《面孔的历史: 从16到19世纪初人们如何表达和压制自己的情绪》, 与克洛迪娜·阿罗什合著, 帕约-海岸出版社, 1988年, 第二版, 1994年)。目前他致力于畸形人表演的研究: 他新近重编了厄内斯特·马丁的《畸胎史》(1880年)(热罗姆·米庸出版社, 2002年), 并即将在瑟伊出版社出版《日薄西山的畸形人行业: 学者、窥淫癖者以及好奇者(16到20世纪)》。

雅克·热利(Jacques GÉLIS), 巴黎第八大学——圣-德尼大学现代史荣休教授。出版的著作有:《进入生活: 传统法国的诞生与童年期》(丛书)(伽利玛-朱利亚尔出版社, 1978年);《太阳王时期的乡村助产士: G. 莫盖斯特·德拉莫特论助产术》(图卢兹, 普里瓦出版社, 1979年; 重版, 伊马戈出版社, 1989年);《树与果实: 16至19世纪现代西方的诞生》(法亚尔出版社, 1984年);《助产士或医生: 新生命观》(法亚尔出版社, 1988年);《无辜的小儿: 比利时夭折儿童与“暂缓”的奇迹》(布鲁塞尔, 瓦隆的传统习俗, 2004年)。

拉埃埃尔·芒德莱希(Rafael MANDRESSI), 1966年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乌拉圭)。在巴黎第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现在蒙得维的亚大学教授认识论。出版的著作有:《解剖者的目光: 西方的身体解剖与创新》(瑟伊出版社, 2003年)。

萨拉·F. 马修斯-格里柯(Sara F. MATTHEWS-GRIECO), 曾在美国和法

国(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习。叙拉古大学(佛罗伦萨)历史学教授,妇女与性别研究联系人。已出版著作有:《天使或魔鬼:16世纪女性的表象》(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1年);她还与人合著有《西方女性史:16—18世纪》(普隆出版社,1993年)、《女性与信仰:古代晚期至今意大利的天主教生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文化与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为,2000年)和《修女,妻子,女仆,交际花》(莫尔加纳出版社,2001年)。

尼科尔·佩勒格兰(Nicole PELLEGRIN),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师现当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她出版的著作有:《自由之服:法国服装业 ABC,1770—1800年》(艾克斯,阿利内阿出版社,1989年);《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鳏夫、寡妇与鳏寡者》(尚皮翁出版社,2003年);《圣女贞德的属性》(2004年网文, <http://musea.univ-angers.fr>)。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伦敦维尔康医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的医学史著作有:《18世纪的英国社会》(艾伦·莱恩出版社,1982年);《英国的疾病、医学与社会:1550—186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人类的幸事:古典时代至今的人类医学史》(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7年);《身体政治:英国的疾病、死亡与医生:1650—1900》(里克探出版社,2001年);《鲜血与内脏:简明医学史》(企鹅出版社,2002年)。

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法国大学研究院成员,巴黎第五大学历史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他曾撰写了许多有关人体描述的著作,其中有:《被矫正过的人体》(瑟伊出版社,1978年);《洁净与肮脏:中世纪以来人体的卫生》(瑟伊出版社,1985年;“历史要点”丛书,1987年);《健康与病态;中世纪以来的健康与健康的改善》(瑟伊出版社,1993年);《强奸的历史:16—20世纪》(瑟伊出版社,1998年,“历史要点”?丛书,2000年);《从旧式游戏到体育表演》(瑟伊出版社,2002年);《美的历史》(瑟伊出版社,2004年)。

序

历史上对于身体的关注,首先重构了物质文明的核心,诸如行为和感觉的模式,对技术的投入,与自然界的对抗:“具体的”人,就像吕西安·费弗尔所提到的那样,“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①”。从这个感性的天地宇宙中浮现出芸芸众生:这是感受、行为、生产的一个兼容并合,它用如此多的原始的“物质的”东西产生了食物、寒冷、气味、不确定性和困苦。身体的历史首先重筑的正是那个即时的世界,是感官和不同环境的世界,是身体“状况”的世界;时移世易,这个世界随着物质条件、居住方式、确保贸易和生产物品的手段的变化而变化,并酝酿出体会和运用感性的不同模式;它也随着文化发生变化,比如莫斯就是懂得将之呈现出来的其中一位,他着重指出那些共同的规范很大程度上构造出了我们最“自然”的动作行为:走路、玩耍、分娩、睡觉或吃饭等方式。莫斯所做的唯一的那份统计显示了一个“全面的人”,其诸多价值就体现在身体所具有的那些最具体化的运用上^②。历史的关注范围由此尽可能地延展开来:世界由迟缓的时代进入到到了飞速的时代,例如,从肖像绘画到肖像摄影,从个人护理到集体预防,从料理到美食,从性道德化到性心理化,充满了时间活力,亦充斥着诸多对于世界的不同看法,以及对身体的不同关注。不再局限于自然而而是纵深于文化方面,就像勒高夫最近的研究使人联想到的那样,身体的这份见证对于“过去的全面复兴”^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身体的这个概念还应该被表达得更复杂一些,必须将那些艺术表现、信仰、意识的影响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描绘出来:表面看来这只是一次“假想”的冒险经历,带有一些内在化的标志,这些标志强调了即时的线索,为其力量和意义重新定位。比如,在15世纪初兰堡兄弟创作的《福星高照的贝里公爵》这幅画中,被精巧细微地描绘出来的那些人物的身体就渗透着一些隐而未露的影响:黄

① 吕西安·费弗尔:《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巴黎,SEVPEN,1962年,第544—545页。

② 参阅马塞尔·莫斯:《身体技术》(1934年),载《社会学与人类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

③ 雅克·勒高夫和尼古拉·特吕翁:《中世纪身体的历史》,巴黎,利亚纳·勒维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道十二宫的符号,行星假设的轨迹,对于可以影响机体器官和外表的某种神秘力量的信仰。这幅画开创了与众不同的画法,表现微弱的人物形象:身体的各个部位被认为一一反映了天上的那些宫位,这是对于遥远的力量对人的影响的一种坚信。疾病、社会制度、各种性格甚至习性被认为受到一些无法解释的地心吸力的影响,这些宇宙力量支配着这些欲望以及灵与肉的平衡。这幅画还表现了它们在人身上作用的结果。而17世纪的古典机械论所启发的那些关系则是另一回事,那是将身体机能与在近代欧洲车间里发明出来的机器具有的功能进行比较的模型:手表、时钟、泵、喷水池、管风琴或活塞。在这里,人体因新出现的一串画面而失去了长久以来的魔力:那些画面尤其表现了水利物理学,液体和推力的规律,呼吸及循环器官发出的杂音的强度,杠杆或齿轮传动系统。这个还被建立起来并得以“内化”的模型高于那个“真实”的身体,并对它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液体的纯化和缆线及管渠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它还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后果,都是关于痛苦、自我维护、行为效果、社会环境的假定效应。换言之,身体既存在于其即时的皮囊之下,亦存在其表现对象之中:“主体的”逻辑也随着群体文化和时间的那些瞬间的变化而变化。

不应忽视宗教标志的持久影响:身体的“高贵”部分和“不被承认”的部分之间的那个等级,以神之所喜为指引的那份廉耻。不应忽视信仰的持久影响,它们可能带来的危机以及它们后来在现代性中的大量存在:痉挛的增多,五伤圣痕现象,又或者用某种恶意反证或某种天意来解释的畸形^①。

还有很多必然联系也一样在诸多特殊效应中起到了作用。比如,有些效应完全进一步肯定了一种与社会威望相对照的做法,在提升性格魅力的无穷追求中让“传统的”身体得以增值。诚如勒华拉杜里所提到的那样:“婆罗门洗涤其身体外部,也即皮囊(这里存在一个与其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所居之位置相对应的约束);相反,在18世纪鼎盛时期的法国社会里,人们首先关注的是通过使用催吐剂呕吐来洁净身体的内部;还有就是得益于清肠药、放血、灌肠以及采血针等手段来实现这个目的。”关注的要求似乎有所差异,这里存在对身体进行内部“净化”的区别:“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则其放血和排泄程度就更甚^②。”这就为人们的想象之物带来了一条信息所具有的有关身体方面的影响,为其增添了身体在交际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这个身体超出了很多技术性具有的唯一范围。

这些表现还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有关于此的那些社会科学向20世纪展示了所有的悖论及其影响深度。难道这些科学就没有导致身体概念的混乱?一个几乎无形却决定性的颠覆就在于放弃传统上从意识信仰中辨认出来的那种权

① 参阅达尼埃尔·维达尔:《身体的大成:在苦痛与神迹方面的冉森教义》,载《传播》,第56期,《身体的管理》,1993年。

②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为克洛德·格里莫一书《女人和私生子》所作的《引言》,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1983年,第12—13页。

威,这场思想的位移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造成,它不承认那些古老的玄学及其在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对比联系,拒绝用人的唯一意志来代表人。态度和行为在此中都取得了一个崭新的意义,比如说动作、身体的紧张、各种不同的姿势,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都变成了诸多的标志,因为这一学科对于细微的表现及平庸无奇的表达都非常敏感。所掀起的初步摸索,所尝试的转变也可以成为一种正在转化中的意识,甚至是一种集体意识的特征,这是依据习俗和姿势来更好地稳固以及形成意识的方法,也是一些儿童心理学家,如瓦隆长期以来所强调之处:“动作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执行机制。一些超越了这种机制的适应和反应方面的方式逐渐成为可能^①。”身体在受到意识影响之前可以先影响意识。同时,关于身体及其行为的研究表明与之前的大为不同,比如对于在运动肌服从于“思想”的传统路径之外存在一种运动的智慧思考,这是对那些习俗惯例进行的不同研究,对行为和感受的方式进行的另一种观察。总之就是思考意识感觉的来源,它们曾经似乎并不存在。

不过同样还有很多不同的征象:对物质的感觉能力、内在的表现、表达能力、睡眠意识总是不在参照值和行为的相同记录之列。数据分散且不一致。差距各现:从内心感觉到社会表现,从性征到饮食偏好、身体技能、与疾病的抗争。对于身体的研究方法带动了一些学科的发展,根据对于情感、技术、消耗或表现的研究,使得研究方法和认识论呈现多样化。不均一性是这一客体本身的构成元素。它不可逾越,并且在身体的历史中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并不是统一体中可能存在的每个层次变得模糊不清。这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现已经让人联想到了一些相干性的联系:某些逻辑关系可以支配其他的关系,就像“身体图式”的概念所表明的那样,心理学家们利用这个概念来确定一个研究主体所隐含的、运动的以及敏感的那些参考对象^②。例如,17世纪的机械论逻辑、19世纪的能量逻辑、20世纪的“信息”逻辑就都是,其中第二个逻辑就身体的输入和输出增添了新的看法,让人联想到了这些输入和输出中可能具有的“功率”,确定消耗和积蓄,而第三个则带来了关于克制和情感的新看法,确定了控制和调整的意义。

然而说到这些可能的相干性联系,身体史所展现的正是最物质的经验。这种经验最大的独特之处是它处于个体化的躯壳和社会经验的交叉点上,处于主体参考与集体规则的交汇之处。身体占据文化动力的中心地位,就是因为它就像个“交界点”。关于这一点,那些社会科学还做了非常清晰的阐明。在此,面对一些很容易被隐匿、内化、私人化的规范,身体既是接受者也是参与者,就像诺贝

① 亨利·瓦隆:《精神运动性机能不足症候群与精神运动性类型》,载《心理医学年鉴》,1932年,第4期。

② 参见阿兰·贝托兹所撰写的《决定》中的“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具有一张身体图式,这是无数的观察使我们想到的想法”(第165页),巴黎,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2003年。

特·埃利亚斯可以证明的那样：它是逐渐克制、远离冲动和非理性的载体，正如那些礼仪、礼节、自我控制的艰难转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西方，关于身体的一些技能和方法的这段非确定性的历史便由此而来：餐叉、痰盂、日用布制品、手帕、水系统以及设计出来被视为一种团体动力学中的动量的那么多发明物，这些装置都被认为通过重建社会阶层上的“区别”和“教养”，从而改变了礼义廉耻的界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阶段，因为经过缓慢转化但却被飞速遗忘而表现为其自然状态的这些身体的克制，通过其本身的“融合”，“反过来有助于感性的形成”。

这便是福柯所提及的一个更为隐晦的转变过程：身体被想象为权力的对象，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极大投入和磨炼，这便是福柯关于世界和社会问题的一个看法^①。这里赋范的身体是一个“修正的”身体，肉体的约束产生了一个自身受到约束的意识。由此这些学科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数百年中得以发展，从而使得个体变得总是更为“驯服和有用”，身体影响的这一漫长构建总是更为不明显，它用一种更为低调和“始终带着审慎目光”的手段取代在现代性开初之时几乎是暴力夺取身体的做法。必须重申的是，不明朗的观念迫使人们对束缚与自由之间的对立进行深刻的思考，就像对处于对立中的身体的重中之重进行衡量那样。这并不是因为对于约束的坚持还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根据马塞尔·戈谢最近所提到的观点，现代性也许被认为是一种独立化之举，“对于传统和等级而言即是摆脱束缚^②”。身体亦可以是解放的要素，比如卢梭主义者对于紧身胸衣——束缚孩子身体的传统旧“机器”的拒绝，将会勾勒出未来国民的身形。

更何况除了束缚和自由之间的对立外，我们还应该对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对立进行思考，尤其是渐次的民主化，它后来成为现代性的特征。身体在这里还具有中心且复杂的影响，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现代社会中人们经过漫长的岁月对于身体的优良素质和美丽达成了不可辩驳的共识，随之而来的是否就是歧视的长期存在？医疗救治存在不平等，自我保养也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不平等也表现在人体的裸露部分和解剖模型中。

此外，女性的历史很早就有所描述了^③。女性身体的历史亦是一段统治史，在此，美学上的那些唯一标准已有所显示：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身体解放对于身形举止都产生了影响，比如更能令人接受的动作行为，更灿烂的笑容，更为裸露的身体，而在这一切表现出来之前，对于一种一贯显得“委婉”、纯洁并受到注目的美丽而言，对其在传统上的要求和限制早就已经成为共识。换言之，身体的历史

① 参阅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历史图书馆”丛书，1975年。

② 参阅马塞尔·戈谢：《论当代心理学：人格的新阶段》，载《辩论》，1998年3—4月，第177页。

③ 参阅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罗主编：《西方妇女史》，5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91年。